

访彭水悼父亲

——忆先父霍栗如烈士在彭水的斗争事迹

（一）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爸爸，今年十一月十日，彭水县成立起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全县人民都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你老人家听到这消息，定会感到更高兴更兴奋的吧！我受彭水县人民政府的邀请，寻着你走过的足迹，访问了你曾工作和殉难的地方——彭水。你还记得起吗？象熊义恒，钱载益、李杰、李毅等，他们都是你当年教过的学生嘛，可现在都已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一谈起你老人家的事迹，乃至英容笑貌，都感到往事历历在目，异常亲切，谈起你的壮烈牺牲，都感到十分哀痛，有的甚至老泪纵横。至于个别群众的反映，还为你添上神奇的色彩哩！可见你在彭水人民中感人至深。涪陵地区党委为你编写的传略标题：《霍恂烈士，彭水人民怀念你》，可真道出了彭水县五十二万人民的心声哟！

自从你参加北伐战争归来，正在家乡深入开展革命斗争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重庆发生了血腥的“三，三

一”惨案。紧接着，军阀刘湘对我县的共产党人发出通缉令，你被列名为要追捕的八大领袖之一。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你受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的派遣，调到涪陵地区工作，随军阀郭汝栋的部队去到彭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彭水哟，当然不是今天的面目了，大娄山麓的崇山峻岭，有什么云顶山，七跃山，郁山，山外还有山。穿流而过的乌江河，两岸峭壁悬崖，猿声凄厉，凿在壁上的栈道，沿途洒满当年牵夫的血泪，江中滩涂起伏，计有“特滩”一处，“大滩”八处，“中滩”四处，“小滩”和“略滩”无数处，过了一滩又一滩。从涪陵到彭水仅只一百多公里的航程，乘木船溯江而上，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光景。那里居住着八个民族，少数民族占40%以上，真可谓穷山恶水，蛮荒之地了。历史上朝朝代代，把这里当做谪贬朝官和流放充军之地。可是，爸爸呀！你却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自觉自愿地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因为彭水人民要革命，求解放，需要你呀！你也就爱上了这块历史上曾暴发过无数次人民革命的地方，爱上了这里的革命人民。

当年的彭水，兵匪为患，小小的一个山区县，就曾同时驻扎过三四个师的军阀部队，有时从川军、黔军中叛逃出来的小股军阀队伍，与当地实在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少数农民相结合，占地为王，打家劫舍。以玉米、红苕、洋芋等杂粮为主产的彭水，全县约有五分之一人口连吃水都成问题的山区穷苦人民，要遭受大小地主的残酷剥削，大的地主豪

绅，竟有占地达两千余担的富户。至于官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铁链重枷，黑牢冤狱，使多少无辜百姓死于非命。由反动派挑起的各种械斗事件，有少数民族中的“打冤家”，在汉民族中有家族，党团，哥老等的派系斗争，真是层出不穷，一代人，两代人，世世代代地互相残杀。苦难的彭水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整个彭水架满了一堆堆干柴，只差谁来散播革命的火种，就将在这川东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革命的人民把党比喻为北斗星，“及时雨”。爸爸呀！就在这关键时刻你来到了彭水。

（二）广泛深入发动群众

我在彭水听到一些老年人讲述你当年的斗争事迹。那时你先后担任中共彭水县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县军事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呵！你和同志们一起，既要搞兵运、农运和学运工作，还要搞分化、瓦解，争取土匪的工作，以及国民党上层分子的统战工作。为了方便兵运工作的开展，你在军阀郭汝栋部队和向时俊部队中都挂得有军衔。你是部队中党组织的负责人，郭部中，一团一营营长傅秉勋，三营营长郭汝瑰，十连连长李惠远等都是地下党员，你的同志。由于你是黄埔军校出身，比起其他一些杂牌军官来，牌子都硬，声望更高，这是你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了争取官兵，你首先从生活上接近他们，进而相互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激发对方的不满情绪，然后进行马列

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前途出路，最后谈到具体问题，或发展对方为党员，或争取对方同情支持革命，或由对方表态保持中立，不少官兵被你们争取过来了。你初到彭水，组织上安排你在县团练干部学校担任军政教官，通过干部培训为党掌握地方武装。在你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影响下，又兼之以师长关系，不少人都听从你的指挥。他们回到区乡，担任地方团练干部，把一个个地主武装改造成为一支支革命力量：保家楼的朱举钦，江口镇的杨帮道，就是你的得力门生嘛。

为了开展学运工作，组织上安排你在县城王爷庙城南小学担任训育主任，又在城北女校兼课。我这次会见当年的几个学生，回忆起你的事迹，说你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对学生严格要求，而平时却又和蔼可亲。谈到你当时担任历史课，讲“黄巢农民起义”，把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农民的悲惨生活遭遇描绘得十分感人。他们都说你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你在向全体学生作演讲时常说：“要革命的，站起来！”这时，全体学生肃然起立。你常向学生教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在下午放学后，你常邀约一些进步青年学生一起散步，在夏天，带领学生去“绿荫轩”亭子乘凉，你用讲故事，摆龙门阵的方式，向学生深入浅出地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很快在两校发展了共青团员七十余人，将三，五人编为一个小组，小组长是与党组织的联络人，各小组只有垂直联系，

后来，个别进步青年入了党。至于在教师中，校长，教导主任，庶务主任（即总务主任）和一些教师都是地下党员，整个学校，不愧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了。

为了争取上层人士，正当全国范围内出现白色恐怖，蒋介石进行清党反共之际，你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毅然以国民党员身分参加了国民党县党部工作，担任宣传委员。在这一公开身分掩护下，为你开展农运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你常以国民党宣传委员身分，用下乡了解情况，拜客访友为借口，在农村中深入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在离城三，五十里的各乡镇，诸如城南、靛水、学坝、土塘坝、麻油口、白溪场、郁山镇、普子坝等地方，你踏遍了山山水水，许多偏僻乡村，都留下了你的足迹。你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用许多朴素的语言和简单的道理去做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许多农民遇上难办的事情，总是进城来找你商量，你在山区人民的心中，是多么知己的贴心人呵！你常在夜深人静时秘密召集穷人开会，直等到雄鸡叫唱二遍三遍，才披星戴月地动身赶回县城。天麻麻亮，你走回县城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了，当有人问你到那里去来？你还说是早上跑步跑步，锻炼身体哩！

在你这种深入地组织发动工作下，一个个农民协会组织建立起来了，抗捐抗税斗争开展起来了。麻油口的王保长去向农民收捐款，被农民骂得狗血淋头，款也没有收到，土塘坝的王甲长，在派税款时，被几个农民打得血流满面，同样

是没有收到税款。平时那些作威作福的保甲长，这时也只好忍气吞声了；县府慑于类似事件多处发生，怕招惹农民进城闹事，也只好责令那般保甲长们好自为之，不要过分威逼。

斗争的局面打开了，当时县城王爷庙城南小学驻扎着黔军侯之担部一连人的留守部队，侯部是杀害彭水县地下党第一任县委书记彭济民烈士的刽子手，群情激愤，要求严厉镇压。你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调集上述保家楼朱举钦和江口镇杨帮道带领的团练武装六百余人，进城与黔军展开约一小时的激战，短兵相接，打死敌军五人，缴获枪枝卅余支和弹药，乘胜攻打县政府，吓得县知事周省吾遁逃回涪陵，从而把革命推向高潮。后因反动派调集反动团阀冉匡九，王竹西，田具文等约一千余匪众来围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革命力量才不得不暂时撤退，而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却很快发展起来了。爸爸呀！你的这些斗争事迹我是现在才知道的唷！

（三）组织领导彭水起义

一九三〇年春天，彭水县城里驻扎着川军“川鄂湘黔边防总司令”向时俊的部队。中共彭水县委受四川省临时省委制定的“十七条”指示，积极筹划在彭水县城发动武装的起义。你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及时主持召开了党的扩大会议，会议秘密地在县城鼓楼街张贵清家里召开，到会的除向时俊部队中的地下党代表以外，还有漩水坝，大堰塘，青龙嘴，

麻油口，土塘子，白溪场，保家楼，郁山镇，普事坝，高谷等地方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你传达了上级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利用三月十二日县城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周年大会的机会，将向时俊处决，宣布起义。由于你和同志们在这个地区已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前些时候所进行的抗捐抗税斗争和驱逐黔军、攻打县府的斗争已是这次起义的准备和演习，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条件已成熟了。上级决定由你担任起义的总指挥，按惯例，会场设在城北女校大操场，你具体布署在县城对岸云顶山的云顶寺为观察哨所，分别指派一些同志下乡做联络工作，调集党所掌握的团练武装一千五百余条枪，三千余人的队伍进城，其中一部份集中城内待命行动，一部份守卫住城周围的各个隘口，以防向部中的顽固分子在起义发动起来后狗急跳墙，突围逃窜。你指定乡镇的团练队伍每到一处指定的山头，就以点火作信号，待云顶山头观察哨所了解到调集的队伍全数到齐时，就同时点燃五堆火为信号，报告部队到齐了。同时，又在向时俊的卫队连中选定三名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枪法又好的射击手，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待命令下达后，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向主席台上将出现的向时俊开枪射击，保证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其时，向时俊部队中的地下党员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乡镇的团练部队朱举钦，王作之的部队已开进县城，江口镇杨帮道带领的部队已出发进行途中，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这是多好的革命

形势，多么充分的准备工作，多么细致周密的安排部署呀！到时只要你一声令下，枪决向时俊，红旗就举出来了。爸爸呀！你老人家在这些日日夜夜里，为夺取计划中的武装起义的胜利是操了多少劳，费过多少心呵！彭水人民至今还怀念着你，感戴你哩！

按照党的指示，预计在起义胜利以后，推举出身贫苦的川军师长郭汝栋任红军军长，由你任政治部主任，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首先在彭水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然后向黔江、酉阳、秀山推进，将酉、秀、黔、彭连成一片，在川东南形成一大块红色根据地，与湘鄂西贺龙同志领导的苏区相呼应。那是多好的革命形势，多么光明的前景呀！可是，就在这胜利的前夜，天空中卷起了乌云，反动派的屠刀砍过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彭水城，起义失败了，你和你的一些同志倒下去了。你为彭水人民的解放而呕心沥血，你才二十四岁就为党为革命献出了最可宝贵的生命。那时妹妹才半岁，我也才七岁。爸爸呀！你离开我们太早了呀！

（四）血的教训

爸爸，你是怎样死的呀！你知道吗？你是被那个叛徒王作之所出卖，被刽子手向时俊杀害的呀！那土匪出身的匪头王作之，贼心不改，出于升官发财的目的，为向时俊所收编，当了个营长，这个投机分子后来又篡入党内，他了解这次起义的计划，临到起义的前夜，三月十日深夜，他叛变

了，对向时俊告了密，向时俊当即召集警卫连士兵，下达命令，追捕共产党人。就在三月十一日上午，向时俊责令王作之邀请你和孙瑞华、向依平等同志到他的驻地彭家院子去，假说有紧要事情商量，当即被向时俊的手枪连包围了，敌人开枪射击、孙，向二烈士当场壮烈牺牲，你的腿部受重伤，但仍忍着剧痛逃了三、四千公尺的距离，回到城南小学，在校门前被王清纯，苏木林两位学生将你背进学校，秘密地隐藏在学生食堂保管室的米兜子里。这时全城戒严，可恶的敌人寻着你的血迹追到学校，你被敌人发现了，一腔热血洒在彭水的土地上。爸爸呀！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呵！从此以后，几十年来，我无论怎样叫喊，你都没有答应过我一声呀！

就在当天晚上，你的学生和工友们满怀悲愤的激情，热泪盈眶地将你们三位烈士的遗体收殓后，掩埋在学校后山的“坟场”上。深夜，天空的“启明星”刚刚露头，大地还在静静地沉睡，地下党的同志们前去“坟场”向你们告别，在坑前化了纸，放了鞭炮，既表现悼念心情，也有意向敌人挑战，等追兵赶来，同志们已机警地避开了。

五十四个岁月过去了，你在彭水的许多事迹还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我去到彭家院子你遭追捕的地方，城南小学你殉难的地方，城北埋葬你遗体的“坟场”和烈士陵园你的纪念碑前凭吊的时候，遇上了在场的群众都在缅怀你的往事，对我也表示衷心的慰问。爸爸，你还记得吗？你曾教过的那个很小很小，名叫熊义恒的小学生，在他未入学前你就常在他

家里进出，他当时很稚气地喊你叫“霍叔叔”，你也常把他抱在手腕里逗着玩。可是呵！你老人家一生为革命而奔波，长时间不在家里，你可曾抱过我和妹妹几次哟！

安息吧！爸爸，解放三十五年来，彭水县今非昔比了，在成立自治县的庆祝活动期间，五十二万彭水人民兴高彩烈，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你老人家的愿望实现了。当你听到那喜庆的笙、箫、鼓、乐和鞭炮声，你会感到更为喜悦和兴奋的吧。今日彭水盛开的绚丽之花，也有的是你当年播下的革命种子迸发出来的呵！

安息吧，爸爸。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深夜

霍 鸿

大革命时期綦江反帝反封建的先声

《綦评》与《綦民公论》

陈翰屏

1981年10月21日

【按：本文系作者遗稿。整理时，文中词句略有改动。文中小标题，是编者所加。】

一、綦江最早的一张小报

一九二四年，邹进贤同志在成都高等蚕业专门学校毕业回綦，于下年约集潘志襄、霍步青、周绍溪、胡平治等创办《綦评》小报，这是綦江最早的一张小报。当时无铅印用油印，一次只能印200至300张，以50张贴城内外街头，以150张寄发各乡镇，其余寄发成渝两地同乡会、同学会和省内外的綦江留学青年。《綦评》一张贴，即引来城乡人民围观，并奔走相告，轰动一时。为什么《綦评》会引起人民极大的兴趣呢？原来小报内容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綦城“权霸”、天主教徒王敦五、王汉章弟兄二人的罪恶。记得创刊内容中有这样几条：一是綦江旅外学生代表检举王敦五（神父）及其弟王汉章包揽词讼，鱼肉乡民的罪行；二是有“綦江城里

野鸡窟，武官衙内设赌场”以诱骗青年男女等几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三是为綦江人民讨王氏弟兄檄文，其中有仿骆宾王话句：“请看今日之綦江，竟是谁家之天下”。

二、历史回顾

《綦评》之所以一诞生即有如此声威，还须把二十年代初綦江的社会历史回顾一下才能明白。当时，綦江社会是一片黑暗，无公理，无是非。天主教在綦江横行霸道，教徒王敦五披着宗教外衣，以神父的名义无恶不作。地方豪绅有事去找他帮忙，只要他坐着大轿往县衙门走一趟，白的可以变成黑的，输官司可变成赢官司。因此，县里王姓豪绅，有的遂厚颜无耻地利用宗族关系去巴结他，并对王敦五以“老辈”尊称，对王汉章则亲热地喊“么爸”。也正因为这样，綦江县的主要机关，大多为王姓把持。各行政机关的委员会，如团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禁烟委员会以及各种法团的委员会等等，都有姓王的当委员。当时群众把各机关法团，称之为“十王殿”，并提出打倒“十王殿”的口号。记得其中有掌握地方财政大权的收支所长王幼泉；负责县城治安和管理城厢团保的权力机关城防局，局长王汉章；掌握县乡仓储积谷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握如等。至于一些名不符实、也可说毫无用处的法团或各种委员会，本无钻营的必要，然而这对有的王姓乡绅来说，却大有用处。他们多方打干，务求戴上一顶公职的帽子，便可籍以进出县衙，会大

老爷、谈案子；另方面还可摆起什么“委员”的架势以吓唬乡愚。由于有王敦五这个保护伞，故当时各乡较有名的王姓豪绅进城活动，大都有个立脚点。

王敦五弟兄何许人也？其底细大家都不很清楚。据说王敦五原是个知识分子，因见教会有奔头，便去信奉天主教。为表现是个忠实教徒，故常去巴结司铎和神父，因此深得教会欢心，被保送到神学院“深造”。由于成绩好，遂任命为神父，分配到綦江。

而王汉章，本是个无赖，在他本地曾当过烟馆的堂倌，并在赌场立拐。不知怎样却倚仗王敦五的权势来到綦江，作威作福，当上了城防局长。他有局丁和一排人的武装警察作爪牙，可以随便责罚人，抓捕人，老百姓无不望而生畏。他家住武官衙门，隔壁有个当过奶妈的妇女，颇有姿色，被他引诱霸占。奶妈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对此无可奈何，只敢怒而不敢言。王在武官衙家里，开设有赌场和秘密烟馆，并蓄暗娼打鸦片以引诱青年男女，聚赌抽头。赌场有麻雀牌、出牌、推牌九等，听其所好，随意参加。对乡绅子弟来赌者，特别欢迎，现钱输光了，可打记帐，无钱付帐，可打欠条；数目大的，可出借据向王汉章借钱，但须以田产作抵，如到期不能付债，不再延期，须叫佃户进城向王投佃，否则就送到衙门吃官司。其中突出者，青山有个名叫邱载普的青年，外号人称“邱员外”，把带来的钱输光了，就打记账，因赌场是个骗局，越输越多。最后，只得向王汉章出借据，以五

十石租谷的田产作抵，到期无法还债，被逼着喊佃户进城向王投佃。还有一个叫李饶氏的妇女，因赌博纠纷，请王汉章帮忙打官司，其结果不管如何，但李输的钱加上打官司用费和对王的酬谢，共花去几百大洋。李向王借款，以三十石租谷的地方作抵，也因到期无钱付债，只得叫佃户向王投佃。邱李二人明知上当，但惹王不得，只有向人哭诉，群众均为之愤愤不平，主张向法院控告。法院传案，被告王汉章找人代表出庭，拿出借据，法院反骂原告无理，并责其迅速通知佃户向王换约投佃了结。

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一九二四年，大革命形势正在向前发展，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已冲击到綦江这个边角地区。对二王在綦横霸，群情激愤，邹进贤同志，抓着邱李事例，认为綦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应以反天主教徒王氏弟兄为突破口。于是以青年砥砺会的名义出面为邱李二人作证，支持他们到重庆高等法院控告，并为他代拟诉状，列数教徒二王在綦江的种种罪恶行为。同时，将诉状寄发旅渝同乡会、同学会，要求出面声援，为邱李二人作证，以伸张公理，抑制强权。《綦评》小报对二王罪恶并予以宣传揭露。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重庆高等法院批回綦江地方法院重审再判。消息传到綦江，人们纷相转告。当綦江法院开庭之日，城里居民、店员，成群结队到法院听审。开审时，被告王汉章仍由其代表提出邱李二

人亲笔证据，法官当即指出，此案经本院调查，证明王汉章非法开设烟馆赌场，设置骗局，证据虽是本人亲笔，实被胁迫搥索所致，理应宣布无效。并当众撕毁证据，被告划押结案。至于王汉章非法私设烟馆、赌场，俟另案侦讯。宣判后，群众满意地说，今天的审判才是正理，大刹了“十王殿”的威风。邱李二人，满面笑容走出法院，群众向他们致贺，两人激动地说，这要感激青年砥砺会和旅渝同乡同学，主持公道，敢斗强权，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啊！群众说，不错，若非他们，怎能打翻这个冤案。从此，綦江青年砥砺会、旅外同学以及他们所创办的《綦评》小报，在群众中享有更高的信誉和威望。

至于王敦五的问题如何结局呢？王神父虽已臭名昭著，但在綦江原是搬不动的。砥砺会除了向当地县官检举其罪行外，并向四川各个教区如成都、万县、南充、泸州、重庆等地的教主，甚至向南京的于斌大主教和罗马教皇，均发寄快邮代电，列数王敦五违犯教规的种种罪恶行为，并请其派员来县调查处理。约一九二五年春，王被撤销神父职务调离綦江，后即无人接替，而王汉章亦随之撤职。至此，喧嚣一时的天主教堂，顿成冷庙，少有人去问津了。各乡镇倚势凌人的教徒，更是销声匿迹。那些少数趋炎附势的王姓豪绅，也不那么神气，真是“树倒猢猻散”。綦江天主教会从此一蹶不振，綦江基督教的福音堂教会，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四、从《綦评》到《綦民公论》

《綦评》发行后，城乡人民纷纷来信索阅。当时，邹进贤同志任县立第一高小训育主任，很多人直接到校去找进贤。因印数无多，只好婉言致歉。也因此，人们建议，《綦评》改为定期刊物，增加数量，铅印发行，以便订阅。一九二五年春，学校行将开学，为了满足群众要求，进贤同志约集大家商量，提出《綦评》改版改名的意见。经商定：版面用新闻纸八开版铅印。为了符合实际，能更好地反映人民意见，将原名改为《綦民公论》。报纸仍是赠阅，不收费。经费问题由大家凑，同时，我旅外同乡会、同学会捐助，并可在刊物上刊登启事，以增加一些收入，只要能维持出版，就不收费。组织分工问题，暂分编辑、发行两部，编辑部设綦江，推举邹进贤同志为总编辑，每期由他根据需要，大致定题；文章主要由在綦的同志负责，编好稿子送重庆印行；交涉印刷，由川师校霍锟镛负责；校刊、发行由联中陈翰屏、霍绍文负责。

由于刊物印数少，找印刷所困难；校对虽俟星期日才能进行，由小样到大样，到脱版，虽反覆校阅，仍有错落；此外，还由于种种原因，以致新版《綦民公论》，直延至五月才与读者见面。大略记得新版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

（1）文章中有以“綦江机关法团一篇流水账”为题，以揭露各机关法团财政不公开的情况。如收支所掌握地方财政，

从不公开；实业局局长是专科毕业生，另有技术员，从未办一件实业给县人看，也无人过问；教育局管理教育经费，毫无建树，各中小学死气沉沉，对留学生的贷款和公费，学生拨领甚少；屠宰税大都为各乡豪绅以补助学校经费为名，出面投标包税，以致教育局收入甚少，每年旅外学生叫苦，所在学校无钱开支，还派员到县提取经费，如川东师范，成都蚕业、茶业专门学校派员亲自到县提取经费时，还要央求说好话；一些机关法团，成天不办事，专门打麻将，甚至摆起烟盘子，吞云吐雾，边打牌，边抽大烟，伙食也开得好，终日牌声不断。（2）团练问题。我县经过几年兵匪骚乱之后，各乡镇纷纷起来购枪买弹，办团自卫。团练整顿起来了，团务经费则大多为老百姓所负担。人民出钱，是为了保卫地方安宁，而办团者，掌握了武力，却用以为自己保家保寨，有的竟割据自雄，逐渐形成团阀。他们对团务经费，任意挥霍，开团务会、或大老爷、团练局长所到之处，大吃大喝，已成惯例。各区团总、督练长进城，凉轿、马匹、手枪兵，人夫轿马一大串，其中尤以东溪、两路口最为突出。对此，文章向他们提出希望和建议。（3）关于新任知县罗雪村。罗垫江人，一到綦江便受了劣绅的包围。他逢人便幽默地问：“你们綦江出‘电’呀？我很闻名。”其含意是，一方面对綦江发快邮代电表示不满，并替人发泄；另方面表示，你们的“电”多，我不怕。因此，文章中有“罗知事听者”的标题，以示给以警告。罗在任做了不少坏事，不久调职。